

★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



桃

花

劫

剑

亭著

下

劍亭著

桃花劫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冷云惊变	(1)
第二章	神功初成	(2 9)
第三章	金鸠银杖	(5 8)
第四章	五蝠献寿	(8 6)
第五章	双剑飘红	(115)
第六章	力闯三关	(144)
第七章	彩华银虹	(173)
第八章	玉女飞霜	(200)
第九章	历山双魔	(229)
第十章	金线无影	(257)

第十一章	血火龙驹	(286)
第十二章	儿女私情	(315)
第十三章	倩女罗刹	(344)
第十四章	双侠神剑	(373)
第十五章	追截香姬	(402)
第十六章	险中取胜	(426)
第十七章	欺师灭祖	(454)
第十八章	千里践约	(482)
第十九章	冰川丽质	(511)
第二十章	玄清仙长	(539)
第二十一章	边陲三妖	(568)
第二十二章	情真意切	(596)
第二十三章	刻骨相思	(625)
第二十四章	黄山论剑	(654)

第二十五章	新任盟主	(683)
第二十六章	恶有恶报	(709)
第二十七章	烛影摇红	(738)

第十九章 冰川丽质

红袍大帝哈哈一笑，晃肩欺身，双掌斜挥，一击萧月痕的宝剑护手，一击萧月痕的酥胸，两掌齐发，快如电光石火。

萧月痕目的要逼对方使用兵器，是以，剑势不变，飘身后退，而青冥剑身却疾走之字。

覆纱女子等人，只见青芒一闪，萧月痕和红袍大帝同时停身，当的一声悦耳轻响，众人同时惊叫出声。

只见萧月痕的剑势不变，依然挺剑笔直，但是，剑尖已抵在红袍大帝的咽喉上，而他头上的金冠，也被剑尖削落地上。

萧月痕用剑抵着红袍大帝的咽喉，冷然一笑问：“现在你要不要用兵器？”

红袍大帝震骇的连连颌首，哼哼发声，已不敢张口说话了。

萧月痕娇哼一声，沉声说：“怕你不肯。”

肯字出口，剑尖顺撤剑之势一划，嗤的一声，在红袍大帝胸前的背杵豹筋应声而断，两柄红铜大杵，也咚咚两声，坠落地上。

红袍大帝好似鬼门关放回的厉鬼，厉喝一声，俯身拾杵，同时厉声说：“你放了大爷如放虎，大爷今天不将你砸成稀烂，誓不为人。”

厉喝声中，神情如狂，一式泰山压顶，双杵平行挥出，挟着慑人劲风，直向萧月痕的天灵砸去，声势的确骇人。

为萧月痕担心的丽宫少女们，再度发出一声惊呼。

就在诸女惊呼的同时，一声娇叱，纤影闪动，青芒匹练一阵如龙翻滚，一声惨豪，咚咚连声，双杵坠地的同时，地上也多了五截尸体。

丽宫诸女一见，纷纷骇震失色，不自觉的齐掩娇靥，脱口尖呼。

萧月痕以翻滚的剑势将红袍大帝的身体力斩五段后，同时又向呆立发愣的托克公子身前走去，同时，沉声说：“还有你……”

话未说完，急忙一定惊魂的托克公子，连连退了数步，神情恐怖，张口结舌，他已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声低沉而又清脆的女子声音：“得饶人处且饶人，贵宾请顺主人心。”

这声音并不严厉，但却有一股凛然不可拂逆的威力。

萧月痕抬头一看，风目倏然一亮，也不由愣了。

只见七八丈外的如茵草地上，赫然立着一个头披银纱，身穿拖地亮银裳的绝色美丽少女，在她芙蓉般的娇靥上，也蒙着一层蝉翼般的薄薄银纱，再看丽宫的所有霓裳女子，早已纷纷的跪在草地上。

徐青萍和萧月痕看了这情形，俱都愣了，他两人原以为那个靛罩薄银纱，身穿霓银裳的女子就是这座美仑美奂的瑰丽仙宫的女主人。

这时，看了所有丽宫诸女，纷纷屈膝下跪，向着卓立草坪上，身穿着亮缎拖地银裳、面罩薄银纱的绝色少女行最敬礼，才恍然明白，这位美丽的银裳少女，才是这座壮丽宫殿的真正女主人——冰川女侠。

徐青萍和萧月痕凝目细看冰川女侠，乌黑的秀发高挽，上插

飞凤金钗，环佩齐全，缤缀银花，脸如新月，浅画娥眉，尤其她的肤色有如凝脂白玉，映月生辉，确是世间少见的绝色美女。

尤其，在她的娇靥上，罩上一层薄薄银纱，更衬得她风华绝代，美若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上仙子。

但是，最令徐青萍和萧月痕不解的是，这位美艳如仙的丽宫主人冰川女侠，乍然看来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只是一时想不起。

再看清云道人，也以外宾参见一派之尊的礼节，稽首躬身，而托克公子盖普文，已和其他诸女一样，俯身跪在地上，早已没有来时的傲气，想必是感于冰川女侠的一句话，救了他的一条命，而以大礼跪拜为谢。

徐青萍看罢，立即示意萧月痕收剑，两人也以外宾拜会一派之尊的礼节，肃立拱揖，微躬上身。

冰川女侠一俟诸女高呼叩见宫主完毕，立即谦和的肃手说：“两位贵宾免礼，请清云道长恭请两位贵宾至宫中奉茶。”

清云道人立即恭声应是，并转身向徐青萍和萧月痕谦和的说：“少谷主和萧姑娘请。”

徐青萍和萧月痕也不答话，再向冰川女侠微一躬身，跟在清云道人身后，沿着一道花径，径向一座绮丽花园中的晶莹宫殿前走去。

冰川女侠一俟徐青萍两人走上花径，立即命令诸女起立，并吩咐即刻收葬被斩为五段的红袍大帝的尸体。

托克公子再度叩首起身，觑目看了一眼红袍大帝的那堆尸体，展开轻功，直向正东冰崖上如风驰去。

穿过前面的梅竹林，徐青萍和萧月痕的目光倏然一亮。

只见前面一道晶莹矮墙，缕有梅花砖孔，两只栖凤，共衔一只牡丹花，确是个别致美观的月形园门。

门内是一片绮丽花园，假山湖石，一式通体晶莹，形如白石，又似水晶，加上四周的奇花异草，和对面莹宫大殿，在皎洁的月光照耀下朦朦胧胧，闪闪烁烁，恍如天上仙境，不似凡尘人间。

三人沿着花径前进，两边花圃间，俱是中原少见的奇异大花，有血红、有浅黄、有粉红，芬芳扑鼻，满园生香。

莹宫殿阶广台上，静肃的立着八名红衣背剑女警卫，另有四名霓裳女子，恭迎在殿门下。

徐青萍和萧月痕在清云道人的引导下，登阶直趋殿门。

这时莹宫大殿内，灯光通明，恍如白昼，殿中金碧辉煌，形如中原的皇宫大内。

进入殿门一看，这才发现宫灯照耀的大殿内，锦屏层层，不知是何用意。

走在前面的清云道人，一到锦屏前，才侧身肃手，谦和的说：“少谷主，萧姑娘，请！”

徐青萍和萧月痕也不谦逊，径自绕屏进入，这才发现，每层锦屏后，都是一个陈设豪华的广间。每个广间内都有四个侍女肃立伺候。

直到第五个广间，里面的陈设突然与其余四进迥然不同，在一座高大锦绣绣壁下，分设四张玉桌锦墩，中央却有一张红玉锦帔大椅，一望而知，那张红玉大椅，就是丽宫主人冰川女侠专坐的。

徐青萍游目一看，颇觉奇怪，每一个广间里都有侍女伺候，唯独这一间，一个人影都没有。

这一间特别广大，除了四椅四桌四墩外，别无他物，仅中央锦帔玉椅的一侧，悬放着一块晶莹云板，和一个小绒锤。

游目打量间，清云道人已肃手请徐青萍和萧月痕两人，在右侧宾位的两张玉桌后坐下来了。

清云道人一俟徐青萍两人落座，立即压低声音说：“少谷主和萧姑娘请勿见疑，这里是秘议宫……”

萧月痕立即不解的问：“为何在秘议宫会客？”

清云道人谦和的一笑说：“稍顷两位就知道了。”

说罢，自己径至左侧的第二张玉桌后坐下。

徐青萍却迷惑的说：“现在我们虽然已到了冰川高原的丽宫，方才也见到了冰川女侠，仔细想来，连我自己也闹不清我们前来是为什么了？”

清云道人欠身一笑说：“贫道方才已说，再等片刻两位就知道了。”

徐青萍一听，只得改变话题问：“方才来时，那两个缠斗托克公子和红袍大帝的霓裳女子看来剑法不俗，为何还斗不过对方两个徒手？”

清云道人叹了口气说：“不瞒两位说，那两个霓裳女子，就是现在冰川女侠的同一代姐妹，她们不愿下手杀红袍大帝和托克公子当然是怕树强敌。”

萧月痕听得心中一惊，不由急声说：“我今夜杀死红袍大帝，不是为此地带来了麻烦了吗？”

清云道人立即正色说：“萧姑娘则不同，您非但没有为此地树敌，而且为她们解除了两个经常前来纠缠不休的歹徒。”

徐青萍则不解的说：“在下不懂道长的意思。”

清云正色解释说：“这两个恶障，经常来缠，目的要娶冰川女侠为妻，并且还要自为宫主，其实，他们却不知，现在的冰川女侠，年龄尚不足二十岁……”

徐青萍和萧月痕虽然事先早已知道了丽宫的秘密，但这时听说现在的冰川女侠还不足二十岁，也不由惊得脱口一声轻啊，震惊的说：“真的？难道每届丽宫的女主人，都活不过三十岁吗？”

清云道人黯然颌首说：“不错，方才两位看到的那群霓裳女子，其中有一名匿罩薄纱的那是上一届女主人的姐妹。”

萧月痕听得精神一振，不禁关切的问：“看她的容貌，并不像中年女子嘛！”

清云淡然一笑说：“那是因为她穿着同其他少女一样的霓裳，加之在月光之下，脸上又罩着一层薄纱之故。”

徐青萍听得剑眉一蹙，十分迷惑不解的问：“道长，请恕在下失礼，道长如此清楚丽宫的事令在下十分不解，可否请道长见示？”

萧月痕心中一动，也接口问：“还有，方才我们细看冰川女侠总觉得似曾相识……”

话未说完，远处已传来少女的朗声说：“宫主到。”

清云道人一听，首先起身，神秘的一笑说：“两位要知道的谜，马上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徐青萍和萧月痕一听，自然不便再问，由于清云已经离座肃立，因而两人也站起身来。

随着少女们的呼声，终于听到了一阵环佩叮咚轻响声，而且，逐渐走近。

锦绣壁后，首先走进两个秀发披肩，身穿拖地银裳的少女，同时向徐青萍和清云道人施礼恭声说：“启禀贵宾、道长，宫主已到。”

说罢，各自退至两侧，清云道人仅颌首会意，并没有说什么，徐青萍和萧月痕静静的站着，也不知应该有什么动作。

随着环佩声的清晰接近，徐青萍的目光一亮，那位绝色美女，丽宫的女主人冰川女侠，在六名银衣少女的簇拥下走了进来。

清云道人立即稽首，微躬上身，徐青萍和萧月痕也同样的微

一欠身。

冰川女侠雍容的颌首一笑，肃手谦和的说：“两位贵宾请坐。”

说罢，雍容的走至玉椅前，直到徐青萍和萧月痕落座后，她才向清云道人肃手，自己也随之坐在红玉锦帔大椅上。

冰川女侠落座后，立即拿起小绒锤，在云板上叮叮击了两次。

云板虽小，叮叮之声却极悦耳，而且，整个莹宫中，嗡嗡有声，且有回应。

云板一响，八名银裳侍女，立即躬身施礼，鱼贯退了出去。

徐青萍和萧月痕趁机仔细打量冰川女侠，她的美，的确称得上天生丽质，难怪上届的丽宫女主人，选中了她，但也害了她。

心念间，八名银裳侍女已全退了出去。

冰川女侠这才举起纤纤手指，将罩在脸上的那层薄纱，轻轻的取下来。

薄纱一除，徐青萍的心头不由怦然一动，不自觉的有些脸红，因为，眼前的这位未满双十的少女，实在是太美了，这与他小时候听老徐福讲故事的天上仙女，似乎一样的，而且，和图画中的月中嫦娥并无二样。

萧月痕也看得暗赞不已，她觉得冰川女侠的确称得上美艳无双，世间少有，尤其冰川女侠雍容、娴静的气质，是她和乔慧、欧阳梅，以及崔香姬所没有的。

只见除下薄纱的冰川女侠绽唇一笑，露出两排编贝般的晶莹玉齿，用她剪水般的双目，望着徐青萍和萧月痕，谦和的说：“我已知道这位是徐少谷主，这位姑娘的尊姓芳名是……”

徐青萍立即欠身说：“这位是在下的表姐萧月痕。”

冰川女侠立即微一欠身说：“原来是萧姑娘，欠仰了。”

萧月痕也欠身谦和的说：“不敢，方才莽撞之处，尚请宫主原谅。”

冰川女侠立即歉声说：“萧姑娘，你是客，对方才的事，应该说抱歉的是我，而且，还要多谢你的斩奸除恶，为我除去了两个纠缠不休的狂徒。”

徐青萍一直想着冰川女侠为何知道他身份的事，因而插言问：“请问宫主，您是怎的知道在下的来历和身份？”

冰川女侠毫无思索的一笑说：“家兄在月前已将少谷主要来的事告诉我了。”

徐青萍和萧月痕听得一愣，不由同时自语似的说：“家兄……”

接着，两人又同时迷惑的问：“请问令兄是哪一位？”

岂知，坐在对面的清云道人，竟含笑起身说：“就是贫道。”

话一出口，徐青萍和萧月痕脱口一声轻啊，真的愣了，细看清云道人，眉目间果然与冰川女侠一样，难怪方才两人一见冰川女侠时，便有似曾相识之感。

清云道人微一欠身，歉声说：“非常抱歉，贫道虽然言语犯戒，但为了救自己的胞妹脱离苦海，保全生命，不得不虚诈作假，祖师知之，亦当知贫道之不得已而为之。”

徐青萍和萧月痕同时一定神，再看容颜娇丽的冰川女侠，这时已花容惨淡，黯然地低下了头。

清云道人沉重的继续说：“两位有什么话，尽管发问，现在整个莹宫中，只剩下我们四人了，这里是秘议宫，没有人敢走进来偷听，两位尽管放心。”

徐青萍略微迟疑的说：“在下有一个疑问，不知当问不当问。”

清云道人立即凝重的说：“贫道以为，没有比丽宫的秘密再

重要的问题了。”

徐青萍一听，知道没有不可问的问题，立即真挚恳切的问：“在下想请道长解释一下和宫主的胞兄妹关系。”

清云道人一听，毫不迟疑的沉声应了个可以，随之，缓缓坐在锦墩上，深深吁了口气，才以沉重的心情说：“首先贫道要说明的是宫主的母亲是贫道的继母，而且是在贫道拜在昆仑掌门玄清仙长座下以后才迎娶的。

“当然，我的继母就是此地丽宫中的女弟子，她老人家为了另谋人生幸福，请求上两届的宫主准行她下山选择夫婿，她老人家选的夫婿，就是贫道的家父，一位刚刚失去妻子的中年人。

“继母在和家父成婚之前，曾明言在先，她老人家的第一个女儿，在届满周岁之后，必须送往冰川高原的丽宫中作替身。

“当时家父曾经表示反对，但为了获得另一个他喜爱的妻子，最后他不得不答应这件事，可是当继母真的生了玉妹时，家父又舍不得把玉妹送来了。

“继母深知丽宫的法规厉害，到了玉妹周岁那天，家人吃了喜筵，就在那天的晚上，继母和玉妹一齐失踪了。

“清云道人说至此处，神色黯然，声韵低沉。

高坐玉椅上的冰川女侠也早已娥眉轻颦，明目擒泪，掩不住内心的悲戚。

徐青萍和萧月痕对这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妹，也不禁报以同情之心。

清云道人继续低沉的说：“贫道原籍河南，且家父又不习武功，迢迢数千里的路程，要他老人家如何追赶，因而，不几天便忧急成疾了，试想一个失去女儿，又失去娇妻的人，怎能不忧，又怎能不急呢？

“几个月过去，一天，我继母一个人风尘仆仆的赶回家去，夫

妻见面，抱头痛哭，这对家父来说，多少得到一些安慰，但是，几个月的病体折磨，他老人家也就此不起了。”

说至此处，清云双目湿润，冰川女侠已是珠泪潸然了。

清云道人继续说：“当家父弥留之际，贫道恰巧云游河南返回故乡省亲，正赶上见家父西归前的最后一面，当时情形，十分悲惨，家父临终时，尚握着继母的手，不停的呼着玉妹的名字，并要求继母老人家答应他，无论如何要把他唯一的女儿救回家。

当时为了安慰家父，使他老人家西归无虑，继母和贫道，都一口答应家父，无论如何也要把玉妹救出丽宫，使她享受到一般少女应该享受到的快乐和幸福。”

说至此处，清云道人不由感慨的摇摇头说：“话是对家父说出去了，他老人家也欣慰的含笑归西，可是这件艰巨而棘手的事情，却一直拖到今天，而且，愈来愈难实现了。

“继母非常敬爱家父，而且，她老人家也一向诚实无欺，绝不因事情困难而打消了救玉妹的念头，这十多年来，她老人家仍不辞辛苦的长途跋涉，甘冒着风吹日晒的风霜之苦，每年前来西域一次，来看贫道和她的独女。

“当然，继母所寄望的是玉妹芳龄及笄，以便向前任宫主请求，带玉妹下山择婿，了却心愿，以慰家父在天之灵……”

清云说至此处，黯然一叹说：“没想到，今年春天，继母再来时，玉妹无知，已接受了上届宫主的印剑，答应愿任丽宫的新主人了。

“这件事令继母伤心至极，也失望到底，这才前去找贫道商议，并告诉贫道了丽宫女主人历届接替的秘密，并说玉妹接替了女主人，也就等于判了死刑。”

萧月痕听得心中一惊，不由脱口说：“会有这等严重？”

泪落香腮的冰川女侠，立即凄然地点了点头。

清云道人也颌首说：“不错，因为据贫道继母说，丽宫的女主人尚无一人活过三十五岁呢！”

“当时贫道苦苦追问，继母在不得已之下，只得迫令贫道先向天盟誓，绝不透露丽宫秘密与他人，她老人家才告诉了贫道有关丽宫主人的事。”

说此一顿，清云道人再度含意颇深的望着徐青萍两人继续说：“当时贫道听后，自然要问继母如何救玉妹的生命，这时继母才说出上届丽宫的女主人冰川女侠，曾经飞柬邀请银衫剑客比剑的事。”

徐青萍一听，不由迷惑的插言问：“这与在下师伯比剑有何关连？”

清云道人继续凝重的说：“因为丽宫女主人在接任时饮下的药物，必须令师伯的金刚神功，以其至刚如火的真力，将她体中的药毒逼出……”

话未说完，徐青萍已以恍然的口吻说：“原来冰川女侠柬邀敝师伯前来比剑是另有用意的呀？”

但是，萧月痕却在一旁望着清云似有所悟的问：“这么说，道长费尽心机邀我们来丽宫浏览美景，也是要我表弟为令妹解除体中的药毒了？”

如此一说，清云道人立即惶愧的站起来，真诚的宣了一声佛号，面向着萧月痕稽首惭愧的说：“贫道曾有言在先，为了告慰先父在天之灵，以及解除继母之忧，贫道虽诳语犯戒，在所不惜，少谷主和萧姑娘侠肝义胆，菩萨心肠，当不会不念贫道一番孝心，而加责难……”

话未说完，美丽的女主人，早已掩面啜泣了。

清云的话至情至理，新接任的冰川女侠也在那里哭得伤心，尤其令徐青萍和萧月痕感动的是清云道人的一片孝心。

徐青萍心地善良，他觉得莫说这中间还起源于清云的孝心，就是一个陌生人相求救人，他也会不惜消耗体内真力而答应下来。

是以，他微蹙剑眉，迟疑的问：“只是不知在下能否为宫主解除体内药毒？”

清云道人一听，心中大喜，知道徐青萍已答应了为他胞妹疗毒的事，是以，忍不住兴奋的脱口说：“能，能，绝对能解除……”

但是，萧月痕却淡淡的问：“道长这么有把握？”

清云立即愉快的说：“据贫道继母说，如在一年之内用金刚掌力只需片刻工夫，假若满三年，解除的希望就渺小了。”

徐青萍一听，立即关切的问：“不知宫主接任几个月了？”

美丽的宫主，立即幽幽的说：“还不到三个月。”

说话之间，幽怨轻愁，愈增妩媚，莫说徐青萍看得怦然心动，就是萧月痕也要在心里说一声我见犹怜。

由于有了这一发现，萧月痕不自觉的关切问：“不知是怎样的疗法？”

如此一问，美丽的女宫主，立即羞得垂下了粉首。

萧月痕看了这情形，芳心更不安了。

清云道人则镇定的说：“据贫道继母说，一种是在天灵盖上将头发剃掉，将头皮割开一个小洞，然后，少谷主视功力之浅厚，用一指或两指，抵在割破处，使血液逆流。”

徐青萍听得心中一惊，不由惊异的说：“迫使血液逆流，有如万蚁钻心，那怎么能忍受得住？再说，在天灵上割破一个洞，也会损了面部的美好。”

清云道人黯然一叹说：“为了保全性命，那也是不得已的事呀！”

徐青萍一听，不由关切的问：“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吗？”